

海外漂泊者 · 精彩阅读

爱之罪

Crime of passion

上雪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爱之罪 海外漂泊·精彩阅读
Crime of passion
上雪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之罪 / 上雪著. —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5.3

(海外漂泊者·精彩阅读)

ISBN 7-5008-3385-7

I. 爱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6869 号

爱之罪

责任编辑: 郝宏丽 插图: 郝重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联系电话: (010) 62379038 (编辑室);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; 62005042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45 千字

印 张: 8.75

印 数: 1~7000

定 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

第一章

1

分手！

我做出最后决定。

这不是一件快刀斩乱麻的事，我们毕竟认识两年多了。一种爱、遗憾和恐惧的情感交织在一起，像是把心爱的贝壳放进大海里，永远地消逝了，回声却缭绕着。

分手吧！轻盈的贝壳刺破了我的脚心，路已无法再走下去，还是分手吧。

到这一时刻，我才清楚，他立在我心中的只是一个外壳，而不是内涵。这样的爱太浅薄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呢？是内涵褪去了颜色？还是我太不明白生活中自己想要什么？

我要什么？我确实搞不清。

驾车在1号高速公路上奔驰，一边是无际的黑沉沉的海水，“哗，哗，哗”地拍着洛杉矶延绵的海岸，另一边是地中海式的住宅，面对大海寂静着，偶尔几个窗户燃起橘色的灯光。世界上的一切似乎已经沉在梦中，只有天空的星星眨着眼睛。过去的一切就像车窗外的景色一样飞快地掠过，被黑夜、被海浪声淹没了。只有车灯驱赶着海雾，为我开拓着艰难的行程。

2

其实，我刚刚还和彼得在餐厅里一起共进晚餐。那是一家中等的美国餐厅，它的波士顿蛤肉汤味道特别好，我们经常光顾。虽然不是周末，晚上七点半，也是晚餐的高潮。餐厅能容纳40

多人，中间的座位都是深色桌椅，大多是两人或四人方桌，零星的几个是六人椭圆桌或八人圆桌。周边的餐桌是备给两个人的，每张餐桌被镶着黄红绿色玻璃片的木制墙隔着，温馨而雅致。两人和四人桌几乎坐满，六人桌和八人桌还空着，这让人不难猜想，这一带是白领聚居区。

我们约好在餐厅外会面。彼得比我来得早，坐在长凳上等我。看我走过去，他站起身，迎上来拥抱我，不轻不重地吻我，然后拉着我走进餐厅。带位的金发小姐看了我一眼。在美国，我已习惯了美国女人的这种目光，好奇的、不满的。一个亚洲女性，和一个美国男人，而且是一个体面的中年美国男人走在一起，这种目光自然会更赤灼些。她们是不满，甚至气愤，气愤亚洲女人掠夺了她们的绅士，她们好像听到她们的绅士在对东方女人说，“美国女人不知道怎么爱，我们不像是她们的情人，倒更像是她们的钞票。”西方现代女性的偏见莫过于此。

我毫不留情地回敬了金发女郎的眼光，除了你英文讲得比我地道，你还有什么？你什么也不如我！

不知彼得怎么看待这类事情。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讨论这类问题。我们彼此都忌讳谈论对方的国家和民族特性。不管美国新闻媒体怎么吵闹中国的事情，他都保持沉默，我也很少当着他的面揪美国的小辫子，但我们不回避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弱点。人或许就是这样一类动物，可以解剖自己，却不允许被解剖。我如果说美国人无知，新闻记者问洛杉矶大街上的人，艾菲尔铁塔在哪里，如果有人回答在纽约，他听了一定不高兴。但他可以告诉我这个故事，并嘲笑：“这个没有脑浆的家伙，艾菲尔铁塔在巴黎呀，这都不知道！”被解剖就像被侮辱，特别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，被侮辱的感觉会更深重。记得那句诗吧，“怒发冲冠三千尺”，中国人不可辱，美国人也不可辱，外国人是绝不可辱自己的。

彼得对那位目光特别的带位小姐很有礼貌，但却态度强硬地要求给我们一张靠窗户的餐桌。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他自己挑选餐



他站起身，迎上来拥抱我。带位的
金发小姐看了我一眼。

桌，而不是被带位。跟他在一起，我绝对放心，安全与舒适他都会一一考虑。他是我的大男人。

彼得喜欢透过玻璃窗观赏街上的夜景。流动的汽车，过街的行人，偶尔掠过一个骑车人，车把上挂着个小篮子，长筒法式面包在小篮里一颠一跳，彼得见了，都会大叫：这个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，头发一定比我多！

彼得是一个工作狂，明知道骑自行车买东西是件愉快的事，也不会去愉快一下。去年，我送他一幅墙画作圣诞礼物，画面上，一条石子铺的路，一片橘色的砖墙，墙上缀着藤枝，红色和藕荷色的枝叶绽放无余，桔色砖墙的中间是一扇黑门，门边停着一辆绿色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串暗紫色的香肠。自行车的主人大概是想回家取一瓶红葡萄酒到朋友家小聚。多惬意的欧洲城市小景！他不是不懂这幅画，他喜欢它，也不是我含蓄，没有直接挑明应到大自然中去狂一下，但从那个圣诞节到现在，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过洛杉矶。他的人生理论是先挣钱、后享受。我则告诉他，应该边挣钱、边享受。此时，这样坐在餐厅内的窗边观赏风光，都算是他生活的享受。

平常，我们喜欢坐在一起，互相给对方加菜，互相喂饭给对方，爱抚对方。起初，我不好意思，但慢慢地也就喜欢这样了。这是十足的浪漫，十足的情人“约会的情调”。现在，我们面对面地坐着，彼此却没有为这种异样的彬彬有礼而惊讶和不满。我们好像刚刚认识，保持距离，就是风度。

我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保持距离，我想分手，所以很庆幸他没有选择一家高级的法国餐厅，否则我会有罪恶感。但面对这个身高一米八、金头发、蓝眼睛的美国男友，我不知该怎么张口说一个“不”字。不是我舍不得他这张吸引我的脸和他那强健的身体、得体的举止，而是我担心我提出分手会严重地伤害他。伤害会让他恨。他的恨会让我恐惧。

如果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而遭拒绝，他会受到严重伤害，因为这样的男人常会本能地以为凭着自己的相貌应该会被



女人永远地爱，尽管他可以不爱她。如果一个相貌堂堂而性格很强的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而遭拒绝，他或许会更具危险性。如果这个相貌堂堂、性格强的男人在与女人打交道时情绪智商不高，他会想不开：我有什么不好，凭什么轮得上你跟我说再见？！如果他又有些童年的遭遇，那么，成年问题就要开平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灵的痛苦由一颗小雪球变成一个硕大的雪球，冻在北极，永远也不会溶化。而如果他是一个有产的白人，你却只是一个比他少有财产的中国女人，你提出结束关系，他的反应又如何呢？

我茫然不知所从。这些特点彼得都有。他是我的男朋友，现在正坐在我的面前。他叫彼得·施林伯 Peter Schlinberg。我有时叫他彼得大帝（PETER THE GREAT）。

在我们的关系中，彼得自然而然地扮演着大帝，一位所谓的温和而开明的大帝。但是，大帝错了。

在今天的文明世界里，没有一种关系是99%对1%，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。也没有一种关系是50%对50%，双方绝对平分天下。

3

“你为什么说约瑟好看？”彼得坐在餐桌前，手里的餐刀倒立在雪白的餐巾上，问我。

“哎哟，怎么又是这个，都一年多了，你还提！”我立即明白了他今天为什么会坐到对面去，他真是一个不能放松自己的人。固执、求索到底后还要进地狱里把根儿挖出来，有什么意义呢？！人生的愉快幸福的源泉在哪里？总不会在地狱里吧。我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我太受伤害了。”彼得很脆弱的样子，声音低而重。

“我解释过一百遍了，都没有用吗？”我轻声地问。

“我就是受不了。”彼得一副伤感的样子。

“好，我现在再说一遍，但是，这是最后一遍！”我十分干脆，眼皮却突然耷拉下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像小学生对老师背乘法口诀一样：“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职员，人很善良，我们曾经一起合作过个项目。你问我，他长得如何。我说，他长得不错。然后你就不高兴了。”

我每次这样解释，都没能及格，因此，已一年了，我还在这样解释着。我越是这样重复解释，彼得就越是觉得我在打发他。不过，我的确是在打发他。因为我感到无聊。

“问题是，你跟他在一起！”

“怎么成了我跟他在一起呢？我只是天天上班！”我接着背。

“日久生情！”

“你哪儿来这么多理论啊，我对约瑟日久生情？我觉得你是日久生病！如果我和约瑟好，为什么我今天还和你坐在这里？彼得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？我和约瑟上班时是能碰上，我们有时也确实在工作上合作，但仅仅如此，我和他根本没约会过，也不可能约会，我没有时间，除了上班，我几乎都是和你在一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我真服了你，你怎么总是自己给自己编电影，还越编越真？！”我的眼皮抬了起来，瞪着他，我的眼睛一定很亮。

“因为他是个穷小子，没门儿和你结婚，所以你才不和他约会。可他年轻英俊，不是吗？”彼得直视着我。

看着他那直愣愣的目光，我想象那双眼睛后面一定有根钢筋，正直直地横在他的脑子里，让他脑子不能转弯。我怀疑他祖上会不会是铁匠，但我没有问。我开始反驳，“你英俊，你有钱，你绅士……可你就……”突然，我停住了，咽了下半句，其实我想说，你就是有病！

“你说呀。”彼得逼我。

“可你就像‘九斤老太’！”

彼得正欲再说什么，一下子愣了，一脸的不解。我不得不用英文向他解释什么是“九斤老太”。

“我唠叨！我唠叨！告诉你，我不‘唠叨’，怎么可能成为

一个事业成功的人？！你说，你为什么说约瑟好看？”听完我对“九斤老太”的解释，彼得更生气了。

彼得做营销工作，天天和人打交道，当然免不了“唠叨”。不过，我烦他总是把“成功”二字放在嘴边，这简直像女人天天要涂口红、高级女人天天要涂名牌口红。我望着他的嘴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我们之间的分歧绝非文化造成的，完全由于性格和理念，否则，一个毫无关系的约瑟，几句家常话，怎会让他如此神经，还一闹就是一年？！说实话，我要是真和约瑟约会过，彼得的神经也算发得值得，但事实是完全子虚乌有，这不是纯粹浪费精力吗？！这样下去，我又怎能和他继续交往呢？！一想到和他在一起，我的嘴和眼睛必须永远闭着，必须不能谈论其他任何一个男人，甚至不能看其他男人一眼，我的心就一个劲儿地发紧。

彼得还在唠唠叨叨不停地追问，你为什么说他好看？你为什么说他好看？！我的头好像炸开了，但我强忍着，没有发作。彼得很自信，似乎觉得自己有权力发这么大神经，而且想怎么发就怎么发。所以，不管我多么关心爱护他，也不管我多么不厌其烦地解释，我还是不能阻止他发挥他的权力。这个权力，在他看来或许很伟大，但我却觉得极其无聊。

彼得仍激动得两眼发直，一张嘴一张一合，我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你凭什么如此无聊？！“为什么说约瑟好看？我现在告诉你，因为你没有让我觉得快活！”我猛地从座位上站起，毫不客气地扔出一句气话。

亲爱的读者，您一定想不到当时的彼得是怎样一种表情！他所有袒露在外的皮肤，脸、手、手腕、脖子……突地爆绽开来，似爆发的火山，随时欲把我燃为灰烬。

不错，约瑟确实长得不错，像大街上所有那些相貌不错的男人一样。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！我没有一丝兴趣想了解他或他们，但彼得却为了一句话与我大动干戈，发动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战争，就是让我不快活。

我受够了，一年来我回答了他一百遍！但是，现在，我不再有耐性了，我必须立刻结束这种无聊的解释、无聊的对话和无聊的存在！我决定了。我不是火山。我是河中的流水，我要汇入大海。我已厌倦了他这狭隘的小岛，不论这岛上绿色乐园，还是金色地狱。

餐厅里坐着不少穿着得体的客人，服务员殷勤有礼。这种环境约束了彼得的愤怒。像每一次一样，他站起身，伸手揽过我的腰，走出餐厅，送我到我的车前。但这一次，他的手臂很僵硬，像一根雕刻精致的文明棍，支在我的腰间。这样的步伐、这样的姿态不是表现给我的，也不是表现给他自己的，而是表现给大家看的，是表现给这些陌生的中上产阶层白人看的。恍惚间，我怀念起两年多前那一种温馨，深沉、狂热、刻骨的爱情——

我躺在床上，一手搂着他赤裸的身体，一手捧着本小说。我的手在他身上漫游，我哈哈大笑。

“笑什么？”彼得问，他在享受我的温存和爱抚。

我说，书里那男的问，这么多年你怎么没有结婚？女主人公回答，没有人求婚。噢，有过一次，幼儿园时，大卫对我说过，但那不算数，因为他对班上每一个小女生都说过，他要和人家结婚！

彼得翻身到我身上，紧贴着我，嘴对着嘴、鼻子对着鼻子。“那么，你呢？宝贝。有几个人向你求过婚？”

或许是眼睛对着眼睛、距离太近的缘故，彼得的样子很是滑稽，我又忍不住笑起来，“我吗？和她一样啊，只在幼儿园时被一个小男生求过婚。”

彼得说我在编故事，他要我说真话。我告诉他真话就是现在。他说我引诱他，我说我没有，是他自己爬上来的。于是我们做爱，书掉在地上。手牵着手，我们酣然入梦。

但是，眼前的彼得怎么了？他怎么突然虚荣起来了？

彼得在努力控制自己，无论肌肉多么突突爆绽，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战争不会爆发。



虽然心情沉重，我们都努力克制着自己，告别，回各自的家。

“给我一个电话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如果在平常，这句话意味着电话里将继续情意绵绵，但这次，却充满了火药味，并暗示着可能的战争。他知，我知。谁胜谁负呢？我们都觉得自己能赢。

我看看他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我不想战争。

4

平时，我们天天晚上通话，一通就到很晚。今晚这通电话最艰难。

回到住所，出于礼貌，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。男人的面子是不能驳的，即便是分手，也要好说好散。文雅的词就是“尊重”。可惜，这样做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有效。彼得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开战。

“真没想到，你原来是这样的女人！”彼得忿忿地对着话筒嚷，“我没能让你快活，你就觉得别人好看？”

“你让我快乐，别人就变丑了？我并没有喜欢上好看的人，也没有讨厌过不好看的人。难道这一点点儿逻辑，你彼得大帝都理不顺吗？！”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也不可能有好气。

电话里没了声音，我吁出一口气说：“好，好，彼得，是我不对。一时气话。别吵了好不好？不值得。咱俩都成熟些好吗？”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我要先礼貌到位，息事宁人。

“我长不大。我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可我赚了很多钱！”彼得突然又嚷起来，他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只想吵架，而且又把那份“成功”挂到了嘴上。我记忆力不差，这话他说过不知多少遍，但依旧这样没完没了地提醒我。他内心缺少什么呢？是什么毫无意义的东西占据了他的内心呢？我累了，心累，嘴也累，我已经没有毅力和能力再去分析他的心理、关心他的心灵，更不要说提起精神来与他辩个是非曲直。

“彼得，我们分手吧。”我说，有气无力，声音很低。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彼得大为惊讶，我想他一定跳了起来，“你是不是要去找约瑟？！”

“……”我一下子泄了气，无奈又好笑：“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彼得？约瑟算什么？！我要找，就去找Brat Pitt，就去找Tom Cruise！我有的是机会和明星约会！”

Brat Pitt、Tom Cruise是当今最受美国女人宠爱的好莱坞性感男星。

我所以这样说，只是想告诉彼得，别再胡思乱想。但此时的彼得没有丝毫幽默，他的胡思乱想像飞快旋转的车轮，根本无法停下来。“电影明星”这个词一定是让他受了更大的刺激，好像我已经与他们中的某一位坐在一起进餐了。“好，你等着瞧！”彼得吼叫起来。

“瞧什么？还是好说好散吧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
“哪有这么容易？！沙丽也没有这样气过我！”彼得很干脆，他要干什么？！

“彼得，没有人要成心气你，是你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！”我忍耐着。

“别和我说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我会让你找不到别的男朋友！”彼得发狠地说。

“我够了。I just had too much.”我也失去了耐性，突地甩给彼得一句。我怎么交了这样一个男友，还不如不交，男人女人，唉，真是麻烦！

“你等着瞧，我会扎你的车胎，毁你的家，把汽油浇到你脸上，再点着火，烧你的脸，让你出不了门，让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再也看不到你的脸，连医生也治不好！”彼得开始大吼。

我的心一阵急跳。不好，彼得一定是神经了。

“你知道米娜吧？她绝对效忠我，正巴不得和我好。我现在让她做什么，她一定会做什么。她认识一个黑人，进出监狱像家常便饭，什么都不在乎。你等着瞧吧！”彼得的口气里，既有



彼得发狠地说：“你等着瞧，我会扎你的车胎，毁你的家，把汽油浇到你脸上……”

威胁，又透着妒嫉。

他以为我会妒嫉，真是大错特错。嫉妒？我可不敢，此时的我，恐惧还来不及呢！我吓得扔了电话，这哪里是我的男朋友，这简直就是恐怖分子！

过了一会，电话再次响起。我拿起电话，彼得的吼叫立刻传过来，“告诉你，我正在找米娜，等我找到她，惩治你还不容易？！……”说话间，电话里电话公司小姐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通话，“先生，有位米娜小姐要求通话。”

“好。请接过来。”彼得没有丝毫犹豫。

是该结束关系的时候了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放下电话，我希望永远不再听到彼得的声，一句话也不！

电话铃不停地响，我没有再接。那是14日，一个星期日，接近午夜时。

录音电话记录了彼得的数次留言。我躲在睡房里，电话在客厅，我能隐约听到录音电话里他的声音，却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。

我们谁也没有料到，正是这些留言，拉开了一场人生序幕。

5

米娜？噢，我隐约记起来了。彼得提起过她，说是在一年半前的一次展销会上认识的。彼得认识的人很多，天天都和人说话，我根本不注意。米娜来自东南亚，有商业背景，对彼得开发东南亚市场有帮助。我当时想，但现在似乎明白了，他们俩可不仅仅是商业交往，关系应该相当铁了。她肯定比我爱彼得，否则，她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为一个男人打抱不平？！但她肯定比我傻，我都要离开彼得了，她还来烦我干什么？有什么意义啊？！

突然，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嘿，我可没有什么罪过，说约瑟好看又怎么样？你和米娜才真正暧昧呢。哈哈，我找到了特别的安慰。但哈哈过后，恐惧又袭上心头。我感觉到大

祸即将临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取出录音带，收藏好，准备等心静下来时再听听他说了些什么。我知道，如果现在听了，万一彼得说了些什么，我恐怕连班都上不了了。情绪太坏，怎么驾车？！这盘录音带或许就是烈酒。

还好，这一天十分平静。彼得没有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，也没有打电话到我的家里。战争暂时停止了吗？

第二天上班，我在办公楼里碰到了约瑟，和往常一样，我们各忙各的，连招呼也没打。但我心里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说，你知道吗？约瑟，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某个人正为你的名字大发神经哩，你都快成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的导火索了，但到战争结束，你恐怕也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，一场与你密切相关的战争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！

结束与彼得的关系到对我过去这段人生的一个总结。以前从未意识到的，今天意识到了。那些空洞无意的纠葛，像是马蹄和车轮陷进了泥泞的土路上，拔不出，走不动。就不应该在下雨的时候走这条路！！

可是，我走了，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下雨。

6

我和彼得确定关系，是在我们相识半年之后。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。

他们家五口人。三个孩子中他最小。他父母在美国特别寒冷的地区纽约州北部的水牛城开面包店，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，生活一度很是艰难。水牛城是以美国钢铁工业为基地的城市，二次大战后期经济才活络起来。彼得一家的生活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渐宽松富裕。他的父母对三个孩子厚爱，却从不溺爱。彼得上小学时，一天和同学打架，同学骂他：“我爸说你们是捡来的。你看看，你们全家五个人，谁和谁长得都不

像。你是个孽种！”

彼得大为震惊，忙去问哥哥姐姐。

“那小子在胡说，他是在气你！我们非好好整他一顿不可！”哥哥说。

姐姐比较敏感，提议到镜子前照一照。以前彼得总是在镜子里看自己，从来没有注意过和家里人长得像不像。

三个孩子站在镜子前，左照右照，一下子愣住了。他们谁也不像谁！姐姐绿眼睛，哥哥褐色眼睛，自己蓝眼睛；姐姐大眼睛，哥哥小眼睛，自己大眼睛，但眼睛和眉毛距离很近；哥哥的鼻子尖有点儿平；三人的嘴唇不一样大，也不一样厚；脸型也不一样……

沉默，好一阵沉默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镜子，三个孩子蒙了。

终于，彼得说话了，“要不，我们去问问爸爸妈妈？！”

在彼得的一生里，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如此苦涩、如此艰难地说出“爸爸妈妈”四字。

最后，三个孩子决定，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真正身世。

彼得告诉我，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和耻辱的一刻，惟一幸运的是，还有另两个同样遭遇的孩子和他一起分享着这份痛苦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往日，每次晚餐前后，家里都会充满喧闹，特别是他和哥哥，总是争吵玩耍得能把每一间房子的屋顶掀开，但那个傍晚，家里却特别安静，安静得有些可怕。他们三个孩子鱼贯而入，没有一点儿响声。

“啊，今天都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是都得了C？”父亲奇怪地望着三个像钟表一般怔怔地坐在饭桌前的孩子。往常，谁的成绩不好，谁才会如此这般安静。

“没有。”哥哥的回答极干脆。

“……”父亲瞪大了眼，紧盯着三个孩子。

“我们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！”哥哥说，沉闷的空气一下子被打破了。

上帝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！这一对养父母心中的神龛突地破